

论《前夜》中叶琳娜的精神追寻与东正教文化意识

潘晨曦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州 510420)

提 要: 东正教文化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俄罗斯根深蒂固。作为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俄罗斯作家, 屠格涅夫在《前夜》中塑造的叶琳娜形象体现着东正教文化, 尤其是圣愚文化的影响。叶琳娜的命运走向正是其对东正教精神的追寻过程, 即: 对精神自由的渴望、对世俗伦理的超越和对漂泊苦行的执着。本文通过对屠格涅夫《前夜》中叶琳娜精神追寻历程的探析, 揭示文本丰富的东正教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价值。

关键词: 东正教文化; 圣愚; 屠格涅夫; 《前夜》; 叶琳娜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屠格涅夫(И. С. Тургенев)的《前夜》讲述了克里米亚战争前后俄罗斯女性叶琳娜与保加利亚爱国者英沙罗夫的相识相交与命运走向。自 1860 年《前夜》发表以来, 研究者们多赋予该作品社会意义, 叶琳娜被视为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夕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和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倾向的“新人”。面对叶琳娜的曲折命运, 儿时伙伴卡嘉的逝世、青年时期伴侣英沙罗夫的死亡和叶琳娜独身漂泊海外的抉择, 传统解释多将此归咎于屠格涅夫悲观的宿命论思想。(文进 1983: 10)然而, “几乎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把自己的童年经验看成是巨大而珍贵的馈赠, 看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的源泉。”(童庆炳 2000: 216)屠格涅夫童年时期生长在一个东正教文化浓厚的家庭和社会氛围中, 尽管后来自称“西欧主义者”, 却也指出, “我并不以为我的西欧主义信仰会使我失掉对俄国生活的好感, 以致再也无法理解它的特色和需求。”(И. С. Тургенев 1983: 9)俄罗斯浓厚的东正教信仰反映在其一系列文学作品中。例如, 《贵族之家》中丽莎遁入修道院的选择, 《父与子》中巴扎罗夫临终前接受的宗教仪式, 罗亭身上则“映射着俄罗斯苦难历史上无数行走在流浪途中的圣愚的身影”。(王志耕 2013: 95)

作为东正教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没有比俄罗斯人自己更加了解自己祖国文化中的这种圣愚崇拜现象了”。(刘锟 2009: 81)圣愚(юродивый)是为了基督的愚痴(юродивый Христа ради)的简称, 一般认为其属于东方基督教圣徒的范畴。圣愚外表疯癫愚拙, 衣衫褴褛甚至赤身裸体, 内心敬虔上帝, 以自我贬抑、谦卑忍耐、独身禁欲的方式苦修, 拥有预言通灵、驱除灾祸、治病救人等神秘能力。美国学者汤普逊曾提出由五组二律背反概念组成的圣愚法规, 即“智慧——愚蠢; 纯洁——污秽; 传统——无根; 温顺——强横; 崇敬——嘲讽”。(汤普逊 1998: 26)圣愚外在愚蠢、污秽, 内在智慧、纯洁, 代表俄罗斯传统却又漂泊无根, 既温顺又强横, 既受到他人的崇敬, 也遭到他人的嘲讽。对于俄罗斯圣愚传统的

形成，学界大致有以下说法：一是基督教对民间疯癫崇拜现象的接受与内化；二是随东正教传入俄罗斯的拜占庭苦修主义传统；三是俄罗斯异教，如萨满教的影响。圣愚文化止于西方的理性主义，却在俄罗斯蓬勃发展并得到普遍接受。“圣愚在俄国舞台上的长存被认为是民众的特殊的基督教虔诚的表征。”（汤普逊 1998：187）

2 对精神自由的渴望

小说开篇，1853 年夏天，正值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前夕，不久前才刚满二十岁的俄罗斯贵族女性叶琳娜渴望逃离传统家庭。精神自由，“是俄罗斯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是叶琳娜的人生追求。（王志耕 2013：271）

叶琳娜有着“专注而微似惊怯的面部表情”、“清澈而变幻莫测的目光”、“似乎勉强的微笑”和“柔和而又似急促的声音”。（屠格涅夫 2003：27）透过叶琳娜的外表，可以感受到其神经质。当她听人说话时，脸上神色虽然不变，但眼睛和面孔却在不断变化。内心情感的折磨在叶琳娜看似平静的外表上会不自主地有所显露。她也很容易激动。这与圣愚外在的愚拙相呼应，是屠格涅夫描绘的独属于十九世纪贵族少女的“疯癫”样态。

乞女卡嘉是叶琳娜东正教精神追寻历程的引领者，具有显著的圣愚表征。乞女卡嘉外在痴愚，她双手晒得黝黑，声音粗哑，衣衫褴褛，常哼粗野小调。她不仅不要叶琳娜给的糖果、手巾和玩具，还把自己用来果腹的陈面包同叶琳娜分享，会给叶琳娜讲故事。乞女卡嘉用自己的话语和行为对年仅十岁的叶琳娜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卡嘉神性智慧的体现。当乞女卡嘉提及其婶母，她表现出怨恨和不满，并渴望有一天从婶母那里逃走，完全按照上帝旨意生活。这一圣愚式追求背后隐含着对上帝的信仰和对自由的渴望，这也正是圣愚的归宿。而自虐式的苦修则是通向上帝、通往自由的途径。俄罗斯东正教的首要教条便是要求“相信上帝的存在”。（乐峰 1996：20）乞女的圣愚式追求是对俄罗斯传统的遵循和对无根的祈望。

乞女卡嘉在上帝指引下漂泊生活的圣愚式追求唤起了叶琳娜对精神自由的渴望。叶琳娜曾幻想拿着手杖，背着行囊，带着野菊花冠，和卡嘉一起流浪。叶琳娜由于衣服上满是污泥而被父亲嘲讽时，曾产生“恐怖的、不可思议的感觉”，这正是其对圣愚文化的初次接受。（屠格涅夫 2003：29）叶琳娜面对母亲责问，始终不肯说出乞女卡嘉，其既恐怖又甜蜜的感受是对圣愚式人物和圣愚式生活的赞同与支持。乞女卡嘉的骤然离世中断了叶琳娜对圣愚式生活的幻想，但叶琳娜许多夜晚都无法入睡，并感受到来自乞女的圣愚式追求的召唤。

屠格涅夫塑造了一个孤独的叶琳娜，一个渴望行动却生活在一滩静水中的年轻贵族女性。叶琳娜儿时便渴慕善行并积极帮助他者。乞女卡嘉的逝世、父母的不解、家庭教师的教育、同所有到斯塔霍夫家来的姑娘们的不合群都使叶琳娜深感苦恼，倍觉寂寞。十八岁时叶琳娜甚至同已逝的乞女卡嘉患上同样的恶性热病，几乎死去。叶琳娜每晚在私室凭窗默省，并不时进行祈祷。祈祷又称祷告，“意味着人接受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承认自己是一个被创造的、依赖天主的、以天主为目的的存在。”（卡尔·白舍客 2002：155）默省一般被认为是祈祷的最高形式。祈祷“是与上帝和解的办法，是认识上帝的源泉，也是在上世上认识天国之路并获得内心平和的途径。”（金亚娜 2021：48）然而叶琳娜在祈祷时不止一次夹杂着斥责，始终未能从对上帝的信仰中真正获得精神自由。

叶琳娜迫切期望爱上具体的英雄，以实现精神自由。于叶琳娜而言，选择一个自己去爱的人极其慎重。“一个人一旦失却了她的尊敬——她下判断是十分迅速的，往往过于迅速——那人在她心里就永远不再存在了。”（屠格涅夫 2003：28）从自己愚昧的父亲、软弱的母亲、寄望他人的家庭女教师、到斯塔霍夫家来的姑娘们身上，叶琳娜没有看到他们的行动，她感到无人可爱。

舒宾是一位艺术家，最先赢得叶琳娜的好感。然而舒宾举止轻浮、沉湎玩乐、无拘无束。

在叶琳娜看来，舒宾任性且并未能在自己的事业方面有所成就。舒宾即使热爱雕塑，并为此中途辍学，但始终未能展现出其对艺术事业的强大行动力，自然无法成为叶琳娜可以委身的人。

伯尔森涅夫在舒宾之后曾短暂获得叶琳娜的喜欢。他是莫斯科大学第三名优秀毕业生，表现严肃、行为笨拙、醉心学术。伯尔森涅夫的忠厚热忱、稳重老成一度使叶琳娜感兴趣。叶琳娜同伯尔森涅夫热切交谈关于其大学生活、未来规划及学术理想等内容。当交谈被舒宾打断时，叶琳娜甚至表现出强烈不满。从伯尔森涅夫身上，叶琳娜感受到“温柔、公正、善良的情感”。（屠格涅夫 2003：22）然而面对伯尔森涅夫送来的书籍，叶琳娜却未曾看过。叶琳娜曾以为伯尔森涅夫是有行动力，是可以去爱的人，然而英沙罗夫的出现改变了叶琳娜这一想法。

保加利亚爱国者英沙罗夫始终将祖国置于首位，渴望解放自己的祖国。他正在研究俄国和保加利亚的历史文化等知识，并从事书籍翻译和编纂工作。英沙罗夫在察里津诺将欺侮叶琳娜和卓娅的德国军官扔进水里更是彰显其英勇。英沙罗夫坚强的意志、明确的目标和积极的行动深深吸引着叶琳娜。在叶琳娜看来，只有英沙罗夫可以称为英雄且值得去爱。

3 对世俗伦理的超越

东正教文化背景下，“圣愚是天然地远离世俗伦理，一生中仅靠着对上帝的虔信生活在一种超越世俗的状态。”（王志耕 2013：76）作为一名在俄罗斯传统贵族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女性，叶琳娜同英沙罗夫的定情是其对世俗伦理的超越和对东正教精神的追寻。

面对自己对英沙罗夫的爱意和英沙罗夫要离开的消息，叶琳娜展现出一系列“疯癫”失态行为。当从伯尔森涅夫处得知英沙罗夫要离开，叶琳娜泪如泉涌，跑回房间。当英沙罗夫从斯塔霍夫家辞行走后，叶琳娜坐立不安，反复思考，筋疲力尽，难以入眠。当英沙罗夫未按她请求的时间再次前来辞行，叶琳娜眼泪流淌，进而面容改变，眼神发光，眉毛蹙起，嘴唇咬紧，决定去找英沙罗夫。从屠格涅夫对叶琳娜的外貌和行为描写，可以感受到叶琳娜内心的挣扎与不平静。

乞妇是叶琳娜东正教精神追寻历程的预言者。贫苦的老乞妇作为俄国社会的民间行乞者，是屠格涅夫塑造的具有典型圣愚特征的人物。乞妇长期在外流浪，以行乞为生，体现圣愚的无根性。乞妇对上帝有着坚定信仰。当感谢叶琳娜的善意时，乞妇表示上帝会报答叶琳娜的好心。在暴雨响过时，乞妇呼唤耶稣基督并给自己画十字。乞妇还希望能够得到上帝的怜悯。在乞妇身上，圣愚的愚蠢与智慧相结合。当叶琳娜与乞妇在教堂相遇，叶琳娜探手到口袋准备掏钱，乞妇便从原来的叹息和呻吟转而变为闪着光彩的脸，并说着亲切的话语，还将自己的手伸出准备接钱。而当叶琳娜说出自己没有带钱并把自己的手绢递给乞妇时，乞妇则对手绢的实用性提出怀疑并拒绝接受叶琳娜的手绢。乞妇的愚拙行为并未遮蔽她的智慧。在叶琳娜第一次以基督的名义给乞妇布施时，乞妇便指出叶琳娜的忧愁，从而引发了叶琳娜关于孤独的思考，而在此之前叶琳娜从未想到自己有忧愁的样子。在教堂中也是乞妇率先认出叶琳娜，并关于叶琳娜的忧愁说了一番预言性话语。而当时叶琳娜对于乞妇的这番话并未完全理解。乞妇话语的预言性与神秘性正是其智慧所在。圣愚“拥有精神之眼的透视力”，通过苦修回归精神空间，能够领悟并向人们传达神启。（Г. П. Федотов 2000：164）屠格涅夫笔下的乞妇在此显然具备了圣愚的预言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乞妇给予叶琳娜的预言发生在教堂。19世纪的俄国到处是高耸的教堂，在屠格涅夫的斯巴斯科耶-卢托维诺沃庄园入口处便有一座宏伟的石砌教堂。教堂是俄罗斯东正教信仰的体现，“一方面，它能够引导人们通往天堂和接近上帝；另一方面，神的使者可以通过它与世人接触和交流，为他们提供帮助，传播上帝的福音。”（李小桃 2004：54）

乞妇的话语预示了叶琳娜与英沙罗夫的定情和叶琳娜对世俗伦理的超越。乞妇的圣愚式预言共包含三点内容。第一，英沙罗夫是个好人，叶琳娜可以紧紧靠定他。第二，叶琳娜和英沙罗夫未来会在一起，如若分开则是上帝的旨意。第三，叶琳娜关于英沙罗夫的忧愁是年轻姑娘们的普遍忧愁，乞妇离开之后，叶琳娜的忧愁便会消失。

叶琳娜超越世俗束缚，不惧父母想法。叶琳娜正要离开教堂时，突然看到英沙罗夫。此时叶琳娜心中希望再次点燃，即使身体战栗，内心不安，即使知道父母会不同意，叶琳娜还是当面表达对英沙罗夫的爱意。在教堂里，在上帝面前，叶琳娜和英沙罗夫私定终身。这也正与乞妇的圣愚式预言相符，叶琳娜紧靠英沙罗夫，获得内心平静。叶琳娜的父亲斯塔霍夫则希望枢密院主任秘书库尔纳托夫斯基向叶琳娜求婚，并对库尔纳托夫斯基大加赞赏。叶琳娜在给英沙罗夫的信中表示，库尔纳托夫斯基有的只是“官僚派的正气和什么内容也没有的事业心”，他信仰的只有自己。（屠格涅夫 2003：103）叶琳娜只承认英沙罗夫作为自己的伴侣。

叶琳娜超越世俗束缚，不怕未来艰辛。叶琳娜是出生在传统贵族家庭的少女，从小接受良好教育，衣食无忧，然而却坚定表示要和英沙罗夫一同前往保加利亚。彼时的保加利亚被土耳其占领，战火频仍，生活困苦。如果和英沙罗夫在一起，叶琳娜未来不仅要离开祖国和亲人，还会经历危险，也要忍受孤独、贫穷和屈辱。在充分了解一切的前提下，叶琳娜仍坚定对英沙罗夫的爱，并提出要与英沙罗夫一起致力于保加利亚的解放事业。在得知前往保加利亚需要钱和护照时，叶琳娜积极表示自己可以卖掉一些私人物品以筹措资金，无法办理护照的话甚至可以偷逃出俄国。

叶琳娜超越世俗束缚，不畏外界流言。叶琳娜在英沙罗夫家中发现他生病，便立即准备在那里陪英沙罗夫，将家人的找寻抛之脑后。在伯尔森涅夫保证下，叶琳娜同意先行离开，但表示一旦英沙罗夫有紧急的危险她会立刻来。她不怕任何人的闲言碎语。在英沙罗夫刚刚度过死亡危机，叶琳娜就去看他并请求伯尔森涅夫当天不要去。叶琳娜作为一个有身份的贵族小姐，假托各种各样的口实，多次一个人从家里跑出去到英沙罗夫的寓所，而这恰好被家中仆人看见并告知叶琳娜的父亲斯塔霍夫。叶琳娜顺势承认并表示两星期以前自己和英沙罗夫已经秘密结婚。这不仅让父母无法接受，势必也会引起外界的流言蜚语，叶琳娜却毫不在意。

叶琳娜突破伦理禁忌，热切表达对英沙罗夫的爱欲。英沙罗夫整整八天由于生病发热而处在死亡边缘，叶琳娜始终忧心英沙罗夫。当英沙罗夫刚摆脱死亡威胁，叶琳娜便与英沙罗夫见面，突破性的伦理禁忌。叶琳娜欲望的表达是其反抗世俗伦理的表现，但同时也是宗教上的原罪。在东正教看来，欲望是“一种灵魂深处反对上帝的欲求”。（金亚娜 2021：326）

4 对漂泊苦行的执着

英沙罗夫是叶琳娜选择追随的英雄人物。英沙罗夫的悲剧人生迫使叶琳娜直面空间上的自由和精神上的自由，以漂泊无根的苦行之路通向上帝，从而完成对东正教精神的追寻历程。

英沙罗夫是叶琳娜东正教精神追寻历程的促成者。英沙罗夫没有圣愚外在的愚蠢和污秽，但其部分时刻的精神激动乃至疯癫状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圣愚文化的内涵。一提起祖国保加利亚，英沙罗夫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声控诉土耳其的恶行，表达对祖国炙热的爱意。英沙罗夫同自己的两个保加利亚朋友交往时，会大喊大叫，貌似在同他们相互控告。面对叶琳娜的爱意，英沙罗夫激动不已，做出种种疯狂举动。他在叶琳娜面前跪下，甚至把嘴唇贴在叶琳娜脚上。英沙罗夫是智慧和纯洁的。英沙罗夫父母都被土耳其人所杀，然而面对祖国解放事业，英沙罗夫将自己的私仇置于次位。英沙罗夫的纯洁之处在于对物质的不甚在意，也并不依靠朋友得到更好的物质条件。

英沙罗夫将温顺给予伯尔森涅夫、叶琳娜和保加利亚朋友们等。在他们面前，英沙罗夫虽然固执，却始终谦恭。对于那些蹂躏、践踏自己祖国的土耳其人，英沙罗夫则态度强横。英沙罗夫忍不住控诉土耳其政府的恶行。除此之外，对于在察里津诺侮辱叶琳娜和卓娅的德国军官，英沙罗夫也展现出其强横的一面。英沙罗夫气愤地将其中一名军官先生扔进湖里，并拒绝把人救上来。

英沙罗夫面对的既有崇敬，也有嘲讽。叶琳娜和伯尔森涅夫对于英沙罗夫是崇敬的。在他们看来，英沙罗夫是不平凡的，他解放自己祖国的事业是伟大的，值得敬重。而舒宾对英沙罗夫则是嘲讽的态度。舒宾不仅嘲笑英沙罗夫奇怪的帽子，而且在英沙罗夫到达斯塔霍夫家之前将其戏称为“英雄”，试图将其扮成丑角。舒宾还肆意歪曲英沙罗夫的形象，为其专门塑造了一幅丹唐风格的小立像。

传统而无根是英沙罗夫的典型特点。“在俄罗斯人的帝国意识里，保加利亚也仍然属于大俄罗斯帝国圈子，所以这里面有屠格涅夫本人以近取譬的意思。”（王志耕 2017：97）保加利亚和俄罗斯同属斯拉夫民族，都信仰东正教。民族的渊源和信仰的趋同使英沙罗夫一定程度上代表俄罗斯传统。英沙罗夫表示“除了上帝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能像祖国这样永远不变，不容疑惑，值得我们信仰”。（屠格涅夫 2003：63）从英沙罗夫的话语中，可以了解到英沙罗夫认可上帝是永远不变、不容疑惑且值得我们信仰的。英沙罗夫也是漂泊无根的。英沙罗夫八岁时父母亲惨遭杀害，之后他相继被邻人、姑母收留，辗转俄国和保加利亚许多城市。

英沙罗夫的疾病与死亡出人意料，同时也增添其人生的圣愚色调。“圣愚意识的双重性使得圣愚类人物在形式上并不与世俗事务绝缘，相反，他们顺从于一切世俗规律，也会有七情六欲。”（王志耕 2013：98）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对世俗爱情的不热衷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圣愚通过世俗情欲考验更能展现其无根性。然而英沙罗夫将叶琳娜视为自己的未来，并对叶琳娜充满狂热爱意，这反而成为对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中传统禁欲主义的违背。英沙罗夫背负道德十字架，始终认为自己与叶琳娜的爱恋是有罪的，疾病和死亡恰恰促使英沙罗夫的无根。试想一下，如果英沙罗夫和叶琳娜一起回到保加利亚，那么英沙罗夫就同时拥有祖国和爱情，也便丧失其无根性。屠格涅夫对英沙罗夫客死他乡的书写使得英沙罗夫作为圣愚式人物保持传统和回归无根，并促成叶琳娜的精神自由。

与英沙罗夫的爱恋使叶琳娜实现空间上的自由。当第一次从伯尔森涅夫口中得知英沙罗夫的身世经历和解放祖国的理想，叶琳娜对英沙罗夫颇感兴趣。然而和英沙罗夫的第一次见面并未满足叶琳娜的期望，叶琳娜感受到的只有英沙罗夫的坦然和镇定。随着交谈深入，叶琳娜被英沙罗夫深深吸引。英沙罗夫对祖国的热爱和提及祖国时的激动使得其在叶琳娜心中“完全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屠格涅夫 2003：63）即使对英沙罗夫在察里津诺的愤怒和冷漠表示疑惑，但叶琳娜仍深感愉快。叶琳娜意识到自己对英沙罗夫的爱意并勇敢向英沙罗夫表达，超越世俗束缚，突破伦理禁忌。英沙罗夫始终将解放祖国置于首位，无论如何也不会留在俄国。而叶琳娜在日记中提及她需要的正是远远离开去做好事。叶琳娜的母亲斯塔霍娃强忍女儿要离开的痛楚，在金钱上付出极大代价说服尼古拉·阿尔吉米耶维奇不去将叶琳娜与英沙罗夫的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叶琳娜最终带着父母双亲和朋友们的祝福离开俄国，前往异国他乡，实现了空间上的自由。

英沙罗夫的疾病与死亡最终导致叶琳娜精神上的自由。英沙罗夫由于给叶琳娜办护照而患急性肺炎，整整八天面临死亡威胁。在此时的叶琳娜看来，“如果他死了，我也就完了”。（屠格涅夫 2003：117）得知英沙罗夫度过死亡危机，叶琳娜泪流满面，跪下祈祷感谢上帝，庆幸英沙罗夫生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在祖国的召唤下，英沙罗夫拖着病体前往保加利亚。路途中叶琳娜表情变得更沉思和严肃，目光变得更勇敢，却感受到“一种隐秘的、永在的焦

虑”。(屠格涅夫 2003: 144)在异国他乡和英沙罗夫一起的日子里叶琳娜感到幸福,然而歌剧《茶花女》令人震撼的死亡结局却唤起叶琳娜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旅馆中叶琳娜与上帝对话,安慰自己,并为自己的软弱与惊惶感到惭愧。英沙罗夫寒热发作,叶琳娜梦到修道院,梦到有着圣愚式追求的乞女卡嘉,预见英沙罗夫的死亡。面对英沙罗夫的死亡,叶琳娜感到绝望,神情恐怖且没有生气。她屈膝跪下但并未祈祷,深知“不可求告超过神所允许的”。

(加尔文 2010: 860)随着英沙罗夫的疾病与死亡,叶琳娜通过对英雄的爱以实现精神自由的希望破灭,对上帝精神需求与日俱增,并最终将信仰上帝作为自我救赎的唯一方式。“弥赛亚”观念“是一种对于世界的使命感”。(萧净宇 2023: 12)在东正教文化中的“弥赛亚”观念指引下,叶琳娜给母亲安娜·华西里耶芙娜回信表示要去埋葬英沙罗夫,去保加利亚做看护。自此叶琳娜斩断和亲人的联系,真正实现精神上的自由。

“圣愚的生活在基督教的框架内是世上最伟大的苦修,在形式上成为一种充满尘世存在时间的受难。”(王志耕 2013: 66)叶琳娜舍弃自我,皈依上帝,过着贫穷、独身和流浪的生活,以“惩戒身体和自私的本能”,从而实现自我救赎。(坎宁安 2005: 64)在异国他乡未知的结局是叶琳娜通向天国的苦行之路,也是其肉体自由和精神自由的体现。

5 结语

19世纪50年代,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俄罗斯相对于西方而言的落后,使得社会改革变得更为迫切。专注艺术的舒宾,醉心学术的伯尔森涅夫,信仰自己的库尔纳托夫斯基都拯救不了俄罗斯。屠格涅夫不得不让一个自己不够熟悉的时代的典型人物——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保加利亚爱国者英沙罗夫——成为对自由有着强烈渴望的叶琳娜可以委身的英雄。屠格涅夫的前夜是俄罗斯的英沙罗夫出现的前夜,是有坚定信念和有能力帮助俄罗斯的英雄出现的前夜。而在前夜中,屠格涅夫只能让渴望自由的俄罗斯女性叶琳娜踽踽独行以自我救赎,并以乌发尔·伊凡诺维奇对远方的凝视将“在我们中间会有人么”这一问题悬置。(屠格涅夫 2003: 162)叶琳娜的漂泊苦行是其在俄罗斯看不到英雄的无奈之举,某种程度上,也是屠格涅夫基于俄罗斯东正教文化传统给出的关于救赎的俄式答案。

参考文献

- [1]Тургенев И. С.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и писем в 30 томах. Том 11.[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3.
- [2]Федотов Г. П. Святые Древней Руси//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2 томах. Том 8.[M]. Москва: Мартис, 2000.
- [3]加尔文. 基督教要义[M]. 钱曜诚等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 [4]金亚娜. 东正教密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 [5]卡尔·白舍客. 基督宗教伦理学[M]. 静也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 [6]坎宁安. 拜占庭的信仰[M]. 李志雨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7]乐峰. 东正教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 [8]李小桃. 俄罗斯东正教教堂掠影[J]. 世界宗教文化, 2004(3).
- [9]刘 锐. 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 [10]汤普逊. 理解俄国: 俄国文化中的圣愚[M]. 杨德友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11]童庆炳. 文学审美特征论[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12]屠格涅夫. 前夜;父与子[M]. 丽尼, 巴金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 [13]王志耕. 圣愚之维: 俄罗斯文学经典的一种文化阐释[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14]王志耕. “漂泊”与“禁忌”: 屠格涅夫小说的基督教命题[J]. 外国文学研究, 2017(4).
- [15]文 进. 黑暗王国里的一个“幻梦”——试谈《前夜》中悲观的宿命论思想[J]. 外国文学研究, 1983(4).
- [16]萧净宇等. “聚和性”与俄罗斯文学经典[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23.

Elina's Spiritual Pursuit and Orthodox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n *On the Eve*

Pan Chen-xi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Abstract: Orthodox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ssian national culture, which is deeply rooted in Russia. As a Russian writer with high cultural consciousness, Turgenev portrayed in *On the Eve* the image of Elina embodying the influence of Orthodox culture, especially the Holy fool culture. Elina's fate is her pursuit of the spirit of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namely: the desire for spiritual freedom, the transcendence of secular ethics and the persistence of wandering asceticis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ursuit of Elina's spirit in Turgenev's *On the Ev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unique artistic value of the Orthodox Church in the text.

Keywords: Orthodox culture; holy fool; Turgenev; *On the Eve*; Elina

作者简介: 潘晨曦 (2000—), 河北邢台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 2022 级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3-09-14

[责任编辑: 刘 锐]